

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互性

纳日碧力戈 凯沙尔·夏木西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010022)

【摘要】 本文根据对立统一的矛盾观, 认为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加强彼此认同, 为了同舟共济, 需要避免极端立场和极端做法, 兼和相济, 同心互助, 在存有交互性 (mutuality of being) 中彼此认同, 付诸实践, 这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牢靠的根基。兼和相济和存有交互性, 是作者分别借自张岱年和萨林斯的重要概念, 借用这两个重要概念来分析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 呈现各族人民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以便有条件、尝试性地探讨促进民族团结、提高共同体意识的可持续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用好用足生态视域, 即差异共生、互联交融、由多生一的生态之路。我国各族人民之间要保持一种人文生态, 共同建设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 从民族共有、文化互联、命运相同的历史命运, 发现和培养重叠共识。少数民族认同多数民族, 多数民族认同少数民族, 各族人民共同认同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团结一致, 同心协力建设好良性发展的民族生态。

【关键词】 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兼和相济; 存有交互性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21) 04-0033-05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1.04.004

本文的“兼和”概念来自张岱年先生的《天人五论》^[1], 其核心是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差异和矛盾是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 是一种能量, 一种势能; 统一是对立面双方的统一, 差异和矛盾的双方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 且互相渗透, 互相贯通, 为统一准备了条件。“兼和”是在承认差异、承认矛盾的前提下, “追求事物内外矛盾之间的动态平衡”。^[2]“相济”就是互相帮助, 取长补短, 互惠共生。张岱年先生指出, 古代哲人提倡中庸, 但中庸会导致停滞不前, 丧失“日新之德”, “应以兼易中, 以兼和易中庸”。^{[1]220} 本文作者以为, 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哲学思考的空间, 超越极端的“同化主义”, 避免狭隘

的“我族中心主义”, 坚持辩证统一, 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中差异互补、优势相济, 族不分大小, 人不分长幼, 以平等为原则, 以团结为目标, 为加强共同体的凝聚力,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供更加宽阔的视野。

一、兼和相济

兼和相济对避免极端最有效, 各民族语言文化不需要彼此不容、互相对抗, 而是双向交融、多向交融、自然嵌入, 不失本色, 日新发展。仔细观察, 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化互相采撷、彼此丰富, 增加活力。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义务, 也是走遍全国的切身需要; 学习本民族语言也是宪法规定的权利, 是族内沟通、传

【收稿日期】 2020-12-20

【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 (1957—),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族群与民族研究、符号人类学。

凯沙尔·夏木西 (1972—), 新疆吐鲁番人,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族与区域社会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项目编号: 17ZDA152) 的阶段性成果。

承文化的需要。总体上说,国家通用语言是走遍我国的通行证,也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文教卫生、政治法律等等部门和领域的第一语言,当然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其资源优势显而易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国家通用语言一定要取代少数民族语言,二者的关系是兼和相济,不是你死我活。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是互补的关系,是保持动态平衡、“两全其美”的关系。

我国各族人民都过春节,但各族各地的春节特色鲜明,异彩纷呈。北京的那达慕有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锡伯族以及其他民族参加,开幕式上有领导讲话,有各单位代表队的入场式,有摔跤、射箭、投布鲁等多项活动,有时候还有文艺演出,是多民族参与的象征仪式;^[3]关公崇拜跨越民族、跨越宗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羽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是集“忠”“信”“义”“勇”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在宋元明清各代被美化、圣化和神化,成为普遍存在的多民族民间信仰文化。

明朝时期,东北各民族经济、文化、军事交往尤其是部落联盟中,关公成为权威的保障和信义的天神。皇太极为笼络蒙古、与蒙古联合起来统治汉族,就顺应蒙古崇拜关羽的潮流,将清朝比作刘备,把蒙古比作关羽,借用关羽的忠义维护自身对外族的统治和团结。^[4]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多教圆融,各方神职人员礼尚往来,和睦共处。^①当地藏汉民众信仰多种宗教,涉及苯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各教门都有自己的圣诞日——婆婆神的圣诞日、释迦牟尼佛的圣诞日、鳌山得道普救真人的圣诞日、赤爷的圣诞日、黑爷的圣诞日、山川父王和萧儿龙王的圣诞日,藏汉信众共同参与各种神灵圣诞日,神职人员互相走动,互致祝贺。例如,当地每年正月十九举行迎婆婆民俗活动,各寺院的僧人都来诵经祈福,藏汉民众都参加;龙神鳌山得道普救真人圣诞日这一天,藏汉民族纷至沓来,祭祀还愿,僧人们也来吹唢呐助兴;1994年举行了藏传佛教寺院黑峪寺的开光典礼,藏汉民族纷纷前来祭祀还愿,

黑峪人杀牛熬汤,招待宾客,龙山寺的8名庙官和阴阳先生也前来大理。舟曲地方还流行“主儿家”习俗。藏族人称汉族好朋友为“主儿家”,藏族人下山后来城里办事,就住在结交的汉族“主儿家”,“主儿家”为他们提供担保,帮助解决困难。过去,外人来舟曲地方行商,需要有熟人介绍,带着礼品,在当地“认主家”,“以后即可自来,买卖均由主家介绍,极为方便,唯不可相欺,违则见绝于主家,而他家亦不再受其认矣。”^[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族人也开始到县城或者乡镇集市上卖山货,换取生活用品。他们下山赶集,来到“主儿家”,把骡马拴在场院中,打声招呼就可以,不会丢失。

这些生动的例子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空洞口号,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日常生活中滴水成河、百川入海的结果。各族人民互助友爱,唇齿相依,在一致对外的抗敌斗争中,在润物无声的日常生活中,结成牢固的存有交互的民族关系和人际关系。

二、存有交互性

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以“存有交互性”(mutuality of being)来定义亲属制(kinship),以便解决长达150年争论不休的“悬案”。他根据大量的民族志材料认为,亲属关系就是互相归属的关系(members of one another),亲属成员结成“存有的内在互渗”(participate intrinsically in each other's existence)的关系,^②这种归属关系不局限于血脉、乳汁、基因、灵魂等要素的交融,还涉及命名、共餐、礼物等等活动,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这些要素和活动,互相关联,交融一体。例如,格林兰岛的因纽特人可以用已故外祖母的名字命名婴儿,这个婴儿的生身母亲就变成他的“女儿”,生身父亲就成为他的“女婿”;马达加斯加的卡列姆博拉(Karenmbola)人根据“存有交互性”原则,自称是外甥们的“男妈妈”——生这些孩子也有他的一份贡献,因为他和自己的姐妹有“存有交互性”关系;聂比利亚尔峡谷(the Nebilyar Valley)的新几内亚人通过“阔彭”(kopong,来源于土地的生物体身上的“油

^① 舟曲县多民族共生的个案参见马宁. 藏汉接合部多元宗教共存与对话研究:以舟曲地方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314-336.

^② MARSHALL SAHLINS. What is kinship...and is not [J]. Part On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 S.) 2011 (17): 2-19. 此处借用丁由先生对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interparticipation一词的对译“互渗”,它比较准确地表达了participate intrinsically in each other's existence的含义。

脂”)，来建立亲属关系：一方面，父精母乳所含的“阔彭”让孩子和生身父母建立牢固的联系；另一方面，红薯和猪肉里面也同样含有“阔彭”，同吃共餐、从同一块土地获取食物，也同样可以建立牢固的亲属关系。^[6]祖先的身体入土之后可以化为养料，被粮食作物的根须吸收，后代吃饭，就把养料吃进肚里，祖先成为我的一部分——祖先变成了我，我变成了祖先。^[6]按照这样的逻辑，大自然生产万物万象，我以各种方式让这些万物万象的“颗粒”进入我的身体，大自然变成我，我变成大自然。这样的思维无疑是高端的生态思维，它深埋在人类的底层思维中，是一笔宝贵的生态思想资源，可以重新挖掘，加以利用，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克己复礼”，返德归仁，归仁于道。

这个“存有交互性”同样可以用来认知和解释多民族共同体交融关系：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人生活的人们，彼此朝夕相处，方方面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论是请客送礼还是儿女亲家，无论是“面子”还是“关系”，各种“关系因素”彼此渗透、互相嵌入，难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具有“存有交互性”的底层关系。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刻地解读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要把族际关系归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承认其存有的同时，要能够超越它，这样才能做到在承认民族存有的同时，也洞察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存有交互性”。因此，不能就民族论民族，不能平面、静止地看问题，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族际关系说成是彼此对抗、彼此颠覆的关系，而是要把族际关系置于一个纵向的“家族相似”的互联网之中，层层递进，把上位和下位的位置摆正，避免把上位关系和下位关系错位并置，避免把某个民族和整个共同体并置起来，造成对某民族的刻板印象，一厢情愿地设立假想对立面。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民族、人与国家、人与世界，构成交错复杂、层层递进的关系，更有丰富多彩的兼和交互性的关系，切不可简化处理，不可忽视本可以获得大量“增值”的各民族之间存有交互性的资源。

近些年来，中央高层重申“中华文化是各

民族文化之集大成”，毫不动摇地坚持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大小民族互相认同，不同文化交流交融，这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各民族在利益上存在交互性，在生存中存在交互性，这些交互性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为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培育、形成和铸牢，建立了前提条件。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交互性总是指向一种向心凝聚的目标，即以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同舟共济、利益相关的共同体。

抚今追昔，回望历史，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自古交往交流交融，互为生存条件，互为文化环境，互相充实，共同发展。我国各族人民已经成为水乳交融的互联体，成为高度认同的凝聚体。旧时代充满“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中华民族，已经让位于新时代包容兼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有了统一的归属——身心上共同归属中华民族，这种归属不再模糊，非常确定。旧日的“华夷之辨”“非我族类”等，不再成为影响人群分类的主流话语。当代中华民族建立在国内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各族人民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巩固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无限前景。

中国各民族经历了碰撞、冲突、协商、团结的历史过程，历史给出了答案，他们共同组成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一段层层递进的逻辑表述：我们出生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父母生身，文化润心，“乡音不改鬓毛衰”；成人后游走他乡，接触方言，学习通语，交流交融。我们出国出境，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护照上总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你的方言土语是什么，你的文化习俗是什么——你是中国人，现代国家的分类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其背后是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生、教育等方面的丰厚资源。用中国的例子来解释巴特的边界理论：一个中国人来到外国，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回答是“我是中国人”，而非“我是山东人”“我是湖南人”，如此等等；同一个人来到北京，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回答是“我是内蒙古人”“我是山西人”，如此等等，而非“我是中国人”“我是地球人”，如此等等；同一个人来到在县城里，别人问“你是哪里人？”回答是“我是高家庄人”“我是白川乡人”等

等，不能说“我是中国人”，也不能说“我是宇宙人”，因为这属于“答非所问”。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和中国公民身份并不矛盾，这两种身份属于不同层面，是下位和上位的关系：少数民族的身份是“因生赐姓”，生来已有，属于下位身份；中国国籍是公民身份，公民有义务认同自己的国家，但这个身份可以改变，甚至被剥夺，属于上位身份。国家认同常常和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国家会根据“国标”来重塑文化，让文化发展服从国家需要；国家认同要建立在文化认同之上，国家认同属于心理认同，文化认同也属于心理认同，心理认同把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让国家认同具有稳定性。尽管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但文化认同不能摆脱政治认同的“格式化处理”。国家会采取各种措施，克服政治边界与文化边界不一致的现状，通过护照、身份证、户籍、新闻检查、舆论监督、政治审查等手段，强力推动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重合。

我国各族人民之间要保持一种人文生态，共同建设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从民族共有、文化互联、命运相同的历史命运，发现和培养重叠共识。我们不能放弃共同的理念，不能放弃兼和的希望，只要心存有团结、包容、热爱之情，就能够发挥各族人民凝心聚力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

三、避免极端，万象共生

杜波依斯曾经预言二十世纪的问题是肤色区隔问题^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世界虽然深刻反思过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危害，也制定了各种政策、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遏制，时至二十一世纪，尽管马丁·路德金牧师和肯尼迪总统为种族平等付出生命的代价，美国的肤色区隔问题依然突出，新纳粹主义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抬头。但时过大半个世纪，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又抬头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非裔男子遭警察锁喉死亡；2020年6月12日晚，亚特兰大市一位非裔男子拒捕被警察击毙。为了遏制日益升温的种族主义，美国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

的非裔人权运动（BLM，Black Lives Matter），亚马逊、可口可乐、星巴克、帝亚吉欧、联合利华、防弹少年团（BigHit Entertainment）等等全球品牌、团体还有个人，纷纷捐款或者声援这场人权运动。种族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把“种见”和基因、道德、地位、智商等等挂钩，极端到要消灭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甚至要消灭他者的肉体。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尤其是面对各类极端主义重新兴起的国际形势，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高度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一致，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极端思潮，多讲兼和、中和，齐心协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国家。

人类不能放弃和平，不能放弃公平正义的理念，只要世界存在未知，只要生活存在不确定性，希望就不会背弃我们，万象共生之道就值得进一步探索。道家思想的“三生无限”，皮尔士哲学的“三性”对转，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二元对立，以敞开的胸怀，以积极的心态，追求重叠共识。

万物生长、万象共生离不开存有交互性；存有交互性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s）和对象世界（Umwelts）的普遍现象。人属于生物，生物属于自然，层层递进，互为环境，互为条件，不可妄自尊大，不可忘乎所以。粗蛮的生物规律不断提醒人类对自己的局限性有自知之明，尤其要明了生命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万物平等，无论是“白富美”还是“高富帅”“矮穷矬”，概莫例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互性在各民族的共同经历中形成，这些经历包括灾难、一致对外、国际赛事、盛大仪式，等等。从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到萨斯疫情、新冠疫情，中国人万众一心抗灾、抗疫，不分民族，不分长幼，不分级别，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各民族一致对外，抗击侵略，保卫家园；从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世锦赛，中国人为自己的队员摇旗呐喊，希望他们赢得胜利，为国增光；从大阅兵到升国旗，从春节、国庆节到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各族人民认同意识交融在一起；有出国经历的人明白，无论你在国内属于何种人群、有

^① DUBOIS W. E. B. The illustrated souls of black folk [M]. 2005, p. 29.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Eugene F. Provenzo Jr. Boulder •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何种认同，你在国外的第一身份是中国人，别无选择。与此同时，不能忘记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是人类共同体一员，面对“外星人”，面对“萨斯”和“新冠”，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面对世界级、宇宙级的各种超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变得再真实、再实用不过，唯有人类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才能战胜各种超级挑战，同舟共济，维持生存。

驻足远眺万物生长、万象共生的壮美愿景，我国各族人民要做到爱我民族也爱他民族，共同

热爱中华民族：对本民族充满自觉自信，对他民族予以承认、尊重、关爱，以广阔的视野和充沛的激情认同和热爱各族人民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兼爱，凝聚一体，提升认同，增强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认同多数民族，多数民族认同少数民族，各族人民共同认同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建设好良性发展的民族生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采取民族生态的立场，走差异互补、互联互通、求同存异的共生之路。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天人五论[M]//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2] 杜运辉.“兼和”与“和合”辨析[J].高校理论战线,2009(5).
- [3] 纳日碧力戈.都市里的象征舞台——在京蒙古族那达慕及其符号解释[M]//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5-167.
- [4] 杜鹃,于鹏飞.关公崇拜在清代的发展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5] 顾颉刚.甘青闻见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183.
- [6] MARSHALL SAHLINS. What kinship...and is not[J].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2011(17):2-19.

O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NARI Bilige, KAISHAR Xiamux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002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opposit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want to strengthen mutual recognition, and need to avoid extreme positions and practices, while enjoy harmony and mutual help.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in mutuality of being, and practice this perception is the most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Mutual assistance in harmony and mutuality of being ar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that the author adopts from Zhang Dainian and Marshall Sahlins respectively. Using thes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the article makes analysis on the equal and mutual assis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presents their history of unity, progress, common prosperity, status quo and futu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path to promote national unity and enhanc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o solidif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equires us to make good use of sufficient ecological vision, an ecological path that incorporates differential symbiosis, interconnection, integration and one from multiple beings.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should properly maintain a humanistic ecology and jointly build a multi-ethnic common spiritual home, so as to handle prope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country and “many” ethnic groups. Discover and cultivate consensu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from ethnic sharing, cultural interconnection and the common historical destiny. Ethnic groups could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can recogniz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a higher level. With the unified efforts, ethnic groups can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good national ecology of sou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mmunity awareness; enjoy harmony and mutual help; mutuality of being

[责任编辑 乌仁图雅]